#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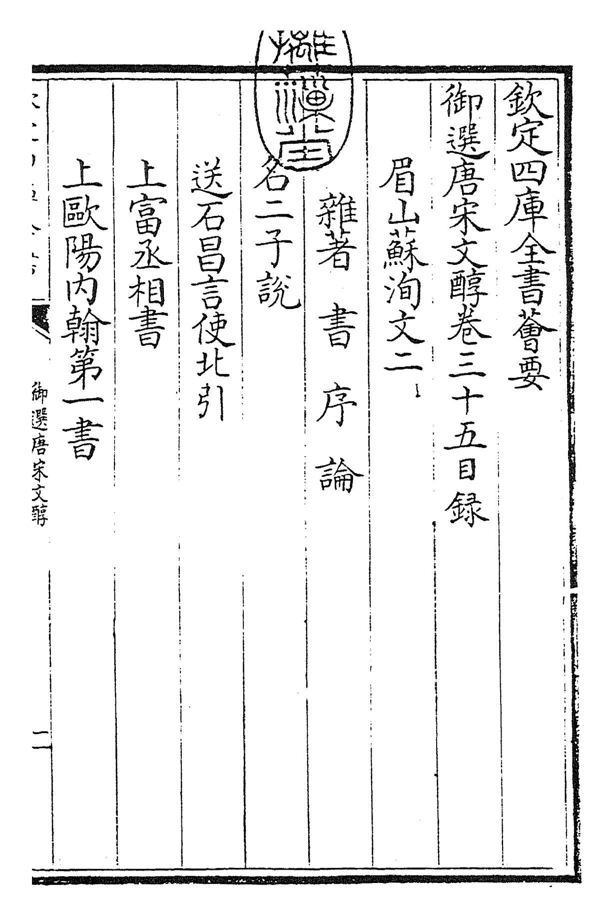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五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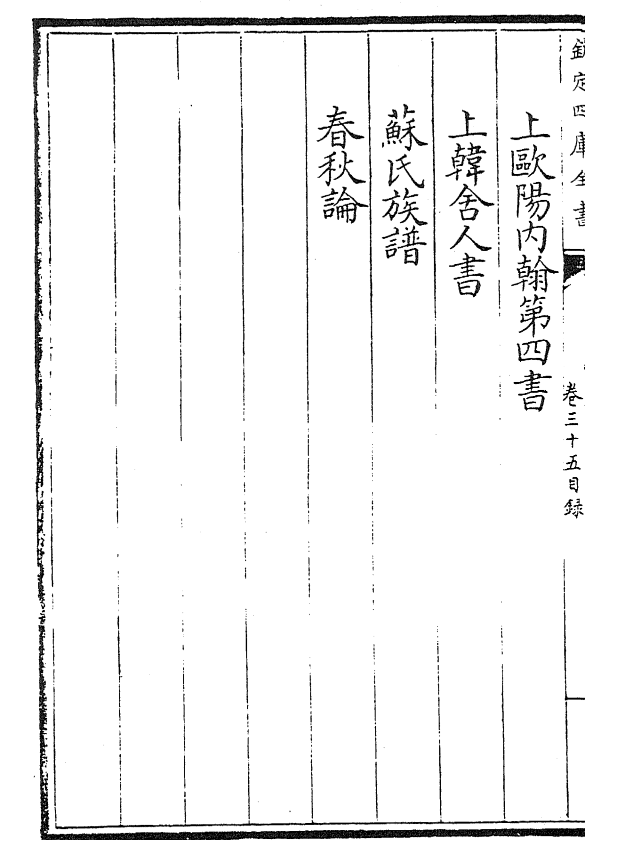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五目録

眉山蘇洵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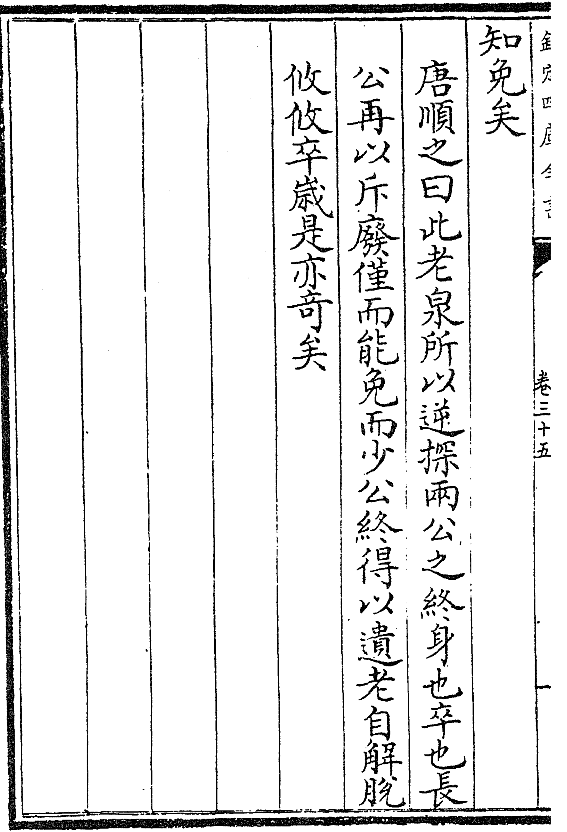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二百九十九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五

眉山蘇洵文二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





知免矣

唐順之曰此老泉所以遂探兩公之終身也卒也長公再以斥廢僅而能免而少公終得以遺老自解脫攸攸卒歲是亦奇矣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

無師雖曰為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强悍不屈之邊廷建大斾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

冠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觀洵上皇帝書第八段言使契丹者當日情事可見末幅數語所以惎昌言者至矣

蘇軾跋云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

聖祖御評 左縈右 章之勝 處意態 覺深出

北使文一首其字則軾年二十一時所書與昌言本也今蓄於陳履常氏昌言名揚休善為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彭任字有道亦蜀人從富彥國使北還得靈河縣主簿以死石守道嘗稱之曰有道長七尺而膽過其身一日坐酒肆與其徒飲且酣聞彥國當使不測之國憤憤推酒床拳皮裂遂自請行蓋欲以死扞彥國者也其為人大畧如此然亦任俠好殺云

抑揚文
欠正意
不露見

上富丞相書

相公閤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閤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閤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

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

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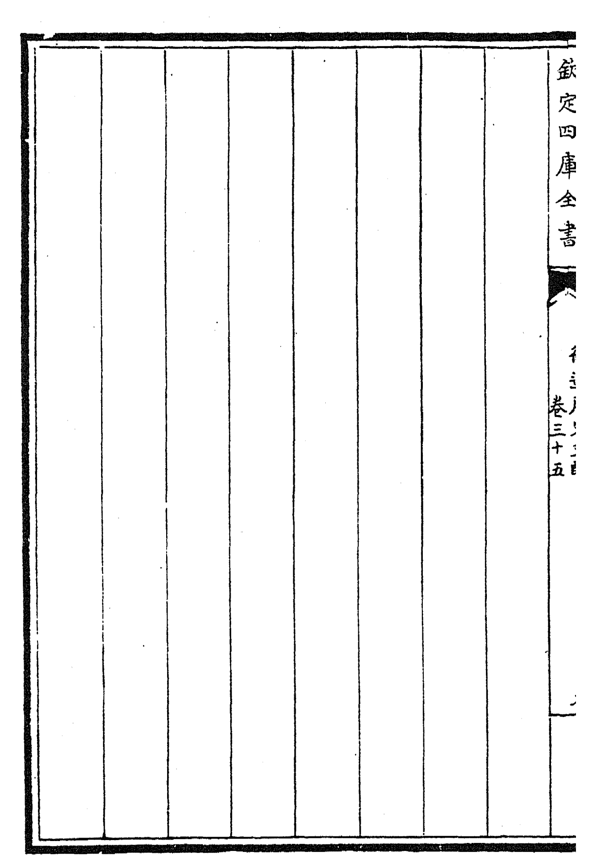
以安乎周也名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欲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

忽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争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吕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吕夫絳侯木强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即位之

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怨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韓范富諸賢在朝宵小羣目為黨實則各持所見而不

相下觀歐陽修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可見也君子謀國雖當渙其羣以絶類上之私亦當得朋以收羣策之力元祐諸賢率多不肯下人他日洛蜀各樹旗幟以壎篪之雅而有參商之形不待憸壬搆扇早已自相攻訐也蓋當日風尚如此自韓范富諸公已兆其端矣洵之言往往如蓍蔡不止辨姦一論也



# 上歐陽内翰第一書

内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切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

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胷中若與曩

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

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逺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呌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

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

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葢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

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别時復内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

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其論韓歐李陸文字不爽銖兩交必如洵之與修乃可

面譽而不為諂自述所得而不為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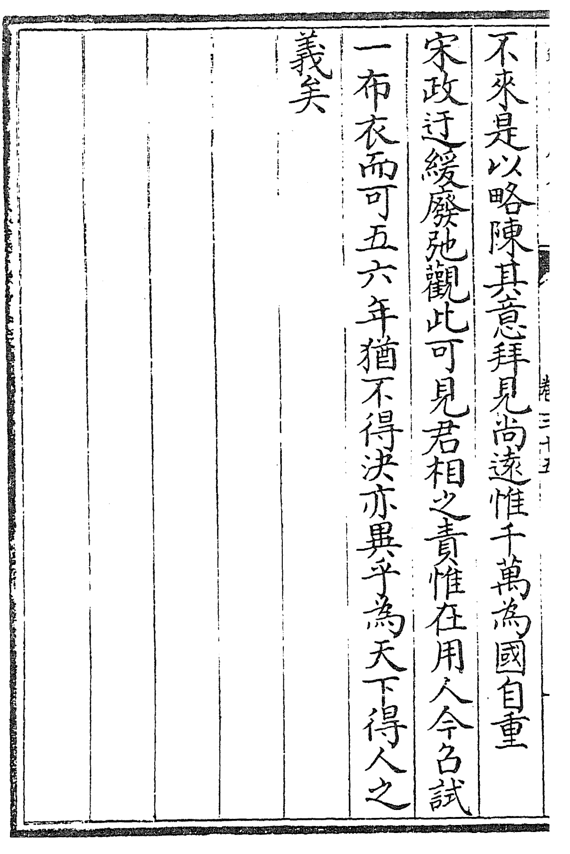
茅坤曰此書凡三段一段歷敘諸君子之離合見已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公之文見已知公之深三段自敘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而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

上歐陽内翰第四書

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内翰尊候萬福嚮為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為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為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為用公之奏而得名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既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為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為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

貧洵之所為欲仕者為貧乎實未至於飢寒而不擇以為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為不得為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為宰相者又以為時不可為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耶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名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

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為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后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為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為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内翰怪其久而



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遠惟千萬為國自重

宋政迂緩廢弛觀此可見君相之責惟在用人令名試

一布衣而可五六年猶不得決亦異乎為天下得人之

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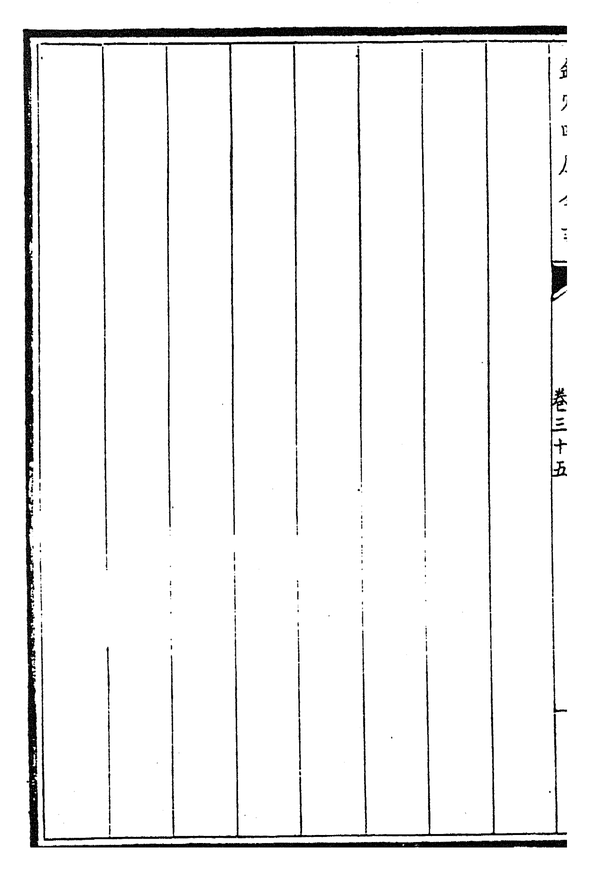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詠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為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為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逾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

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為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閑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茍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

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况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再拜

洵雖有戰國說士習氣然較之韓愈應科目時與人書代張籍與李浙東書等篇顧有别矣此文固亦士習單靡之藥石也



# 蘇氏族譜

蘇氏之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及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

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乎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

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直上是天地旁推之則民也物也直上是祖妣旁推之則宗也族也直上是父母旁推之則兄也弟也由父母等而上之以至天地由天地順

而下之以至父母皆一氣之分而一理之合也豎窮三
際不得謂此身非父母非祖宗非天地之身則少明於
理之人與之言無不諾者及其横亘十方謂此身即兄
弟即宗族即民物之身則不特私意為之障并理見亦
將為之障矣由此一障則始於兄弟之不相能而終之
及於民物又始於民物之不相關而極之至於兄弟故
兄弟相猶而父母之心傷矣宗族相背而祖宗之心傷
矣民物並害而天地之心傷矣父母祖宗天地之心俱

於我不相似則我之身雖塊然血氣乎生理絶矣由有血氣而有此身此血氣者父母祖宗天地之心之所滙而成者也而既有血氣即有血氣之我出焉據是血氣而私之是故有弟而兄啼與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同發於孩提而不可解以賦夫性命苟不廓徹無餘合民物為一大身而謂能孝於親者未之有也苟不能孝於親而謂能仁民能愛物者亦未之有也讀洵族譜文而有得焉可與讀張子西銘讀張子西銘而有得焉可與



聖祖御
持論周[illegible]警[illegible]可以

言性與天道

評
最得要領
更沉著精
此識力始
詩斷古今

#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絶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

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

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罰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

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

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强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

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内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子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

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洵為六經論謂聖人制禮所以强人棄逸而即勞以尊其君父兄皆聖人之微權也恐告語之有所不及乃為

樂以陰驅而潛率之又恐其久而易廢也乃為易以尊其道使天下探之茫茫索之冥冥視聖人如鬼神之幽而不可測又恐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者而禮之權窮乃為詩以通人情謂好色而不淫怨其君父而不怒則亦聖人之所許所以全天下之中人也其於詩易禮樂所見如此噫亦淺矣彼其視聖人之經無往不用其權者然則非六經乃六權也邪其論書也謂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

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武王周公遂變而不復反益為謬論惟此論春秋篇特不詭於道故録之

呂祖謙曰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惟此篇意多而不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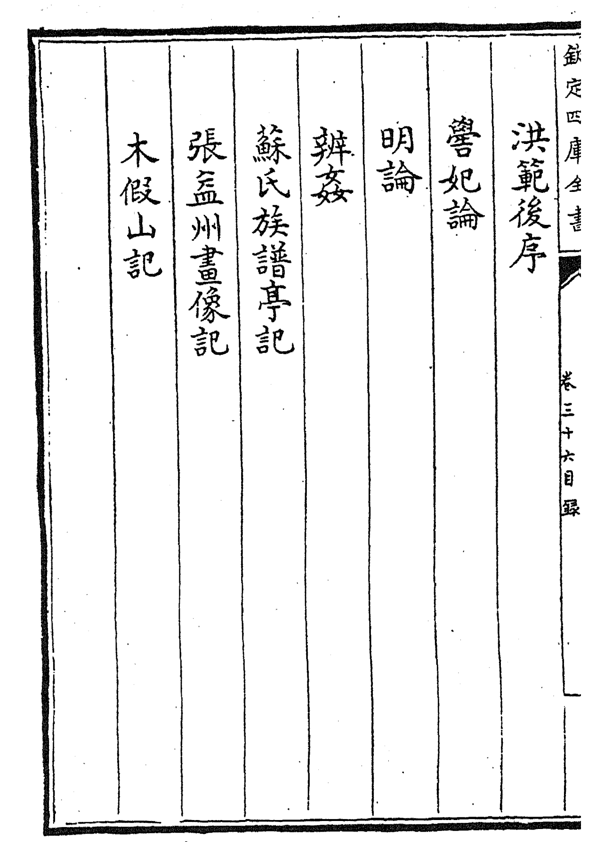
謝枋得曰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藻者也精熟孟子方有此文章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五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六目録

眉山蘇洵文三

論　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六

眉山蘇洵文三

洪範論

洪範論敘

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穽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

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褒經而擊傳剗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為新奇也

洪範上

洪範之原出於天而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為之注劉向父子為之傳孔頴達為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

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輩令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樹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綜於身驗於氣則終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順焉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

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噫曰得曰時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禹之疇分之則幾五

十矣諸儒不求所謂統與端者顧為之傳則嚮之五十又將百焉人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難之而不行也欲行之莫若歸之易百歸之五十五十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然則所守不亦約而易乎所守約而易則人君孰欲棄得取失棄時取常棄福取極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意也禹意也箕子意也

或曰古人言洪範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之論子其末之學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不建為五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比非所以裁節五事也子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極而配之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獲福極也然則劉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

知洪範與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則吾從之彼歆向拂箕子意矣吾復何取哉雖然彼豈不知求從箕子乎求之過深而惑之愈甚矣歆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為之説故其失寖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匹

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子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揠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眊與蒙無異而雨可兼陰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

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茍如庶驗增之則雖惷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解以蔽其釁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為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

庶驗二也驗之肅乂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鉤牽扳援丈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爾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

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則必以六極易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若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以為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強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考正吾得無言哉

一圖指傳之謬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

木不曲直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厥咎狂 厥罰常雨 厥極惡說曰順之其福攸好德

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

火不炎上

言之不從是謂不乂 厥咎僭 厥罰常暘 厥極憂說曰順之其福康寧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

稼穡不成

視之不明是謂不哲 厥咎豫 厥罰常燠 厥極疾說曰順之其福壽

好戰功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

金不從革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 厥咎急 厥罰常寒 厥極貧說曰順之其福富

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

水不潤下

思之不睿是謂不聖

厥咎蒙

厥罰常風

厥極凶短折說曰順之其福考終命

皇之不極

厥咎眊

厥罰常陰

厥極弱

一圖形今之意

貌恭肅　木曲直　時雨

言從乂　金從革　時暘

視明哲　火炎上　時燠

皇極　五福

之建　聽聰謀　水潤下　時寒

思睿聖　土稼穡　時風

貌不恭狂　木不曲直　常雨

皇極　言不從僭　金不從革　常暘

視不明豫　火不炎上　常燠　六極

不建　聽不聰急　水不潤下　常寒

思不睿蒙　土不稼穡　常風

洪範下

吾既刪去傳疵以粹經猶有秘處而先儒不白其意或解失其旨者非一今辨正以申之經曰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夫五行一疇耳一汨而九不畀蓋五行綱九疇綱壞而目廢也然則五行之汨非五事之失乎五事之失非皇極之不建乎蓋箕子微見其統與端矣經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數至於五事也求之五行則相尅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尅合矣先民之論五行也水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

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事思及其論五常也以為德莫大於仁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五事從之所以亦然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以官名之鄭康成以食為稷以貨為司貨賄以賓為大行人是三百六十官箕子於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孔穎達則曰司貨賄大行人皆事主非復民政夫事雖非民亦

未害為政孔之失滋甚焉吾以為不然箕子言國家之政無越是八者周公制禮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八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正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謂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下不為鮮矣孜孜然以擇此為事則委瑣不亦甚乎吾意卜筮至神人所諒而從者導之善人必諒而從之蜀莊是矣導之惡人亦諒而從之丘子明是也聖人懼後

人輕其職使有如丘子明輩故曰擇建立卜筮人謂擇
賢也不然司空司徒司冦其擇之又當甚於此云者彼
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為後世所輕雖婦人孺子知
其不可不擇故也嗚呼聖人之言枝分派别不得其源
紛莫可曉譬之日月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使昧者觀
之固憒憒如也不知晷度躔次的不可豪差之渺忽寒
暑乖逆吾故於洪範明其統舉其端削劉之惑繩孔之
失使經意炳然如從璣衡中窺天文矣

# 洪範後序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眊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為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為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則眊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

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歷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為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為皇極建而

為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為説其意以為不建則不能為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為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為重其責耶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為説平王之詩固不然

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為而可以為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為二而必曰陰為陰雨為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

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為土德而黄龍當現黄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黄龍而必謂漢為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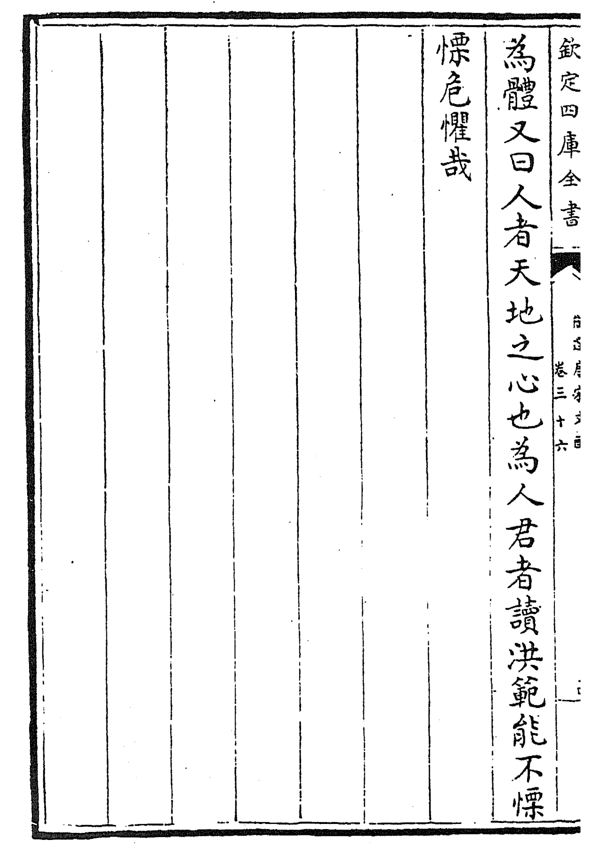
洎於洪範破漢儒牽强傅會之失開千古之冥蒙信有功矣然按漢書五行志曰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既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擥仲舒别向歆傳載眭

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然則向歆之學雖多謬舛非其所創也微言絶大義乖漢儒收亡拾燼補苴罅漏其失雖多要其存什一於千百使後學有所措其心思者未可數罪而忘勲也且其意所以明天人之際影應響答如此其可畏以儆戒萬世之君臣又何過哉特其鈎摮扳援文致強傳後生怪其迂輒心輕之甚至疑經此其所短耳洵雖辭而闢之又為圖以明之然猶未暢厥旨真德

秀因之有悟而為之訓而後條理分明旨趣昭著千古讀洪範者宜所取宗也本朝李光地述其説義加粹焉葢嘗考之九疇自一至九者數之定序也而分九而三之則上中下各得三焉上焉者天之象也中焉者身之象也下焉者民之象也一四七上也二五八中也三六九下也一五行天之體也故其文不曰用四五紀所以推天之度以敬授人時者也七稽疑所以求天之心以奉若天道者也疇之云者類也一四七所以為類也二

五事修身之要也五皇極身之五事修之止於至善也八庶徵天以雨暘燠寒風為身而人身之貌言視聽思與相應焉極之建不建於是乎徵故念之也此二五八所以為類也三八政食為民天六官皆以明農所以厚民生也六三德既富必教因其風土而損益之以協於大中所以正民德也九五福觀民之被福嚮被極嚮所以考其治道之成否也此三六九之所以為類也漢儒紊其序而以福極為災祥強六極以配五行故其説支

離蔓衍而難信洵闢之當矣又嘗考之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皆五也則人數必五矣三五十五洛書之數自上而下分而為三皆十五也自左而右分而為三亦皆十五也若自其類而言之天事簡而民事煩一四七則十五不足於三三六九則十五有餘者三若二五八則適如十五之數此又以徵二五八之言人身也若夫皇極居中而數正五豈非天與民之事皆本於皇躬歟其天地民物之心歟孔子不云乎民以君為心君以民



為體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為人君者讀洪範能不慄慄危懼哉

# 嚳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禄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搆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

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為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鳦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為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為

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為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

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日中有烏故烏最難射羿十可中九後世遂訛為十日並出而羿射其九伊尹負鼎以干湯言伊尹在商則夏鼎已遷於商也後世遂訛為伊尹以割烹要湯俗人不經之談往往如是而以其傳於古也遂篤信之亦惑矣吞卵履迹亦同此類洵此論實為有功詩傳

評 稍核處皆不磨

##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

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

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



聖祖御
識見
學問
億中

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馬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歴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茅坤曰此是老泉本色學問宋迂齋謂其意脉自戰國策來良是

評明到要從中得來非也

## 辨姦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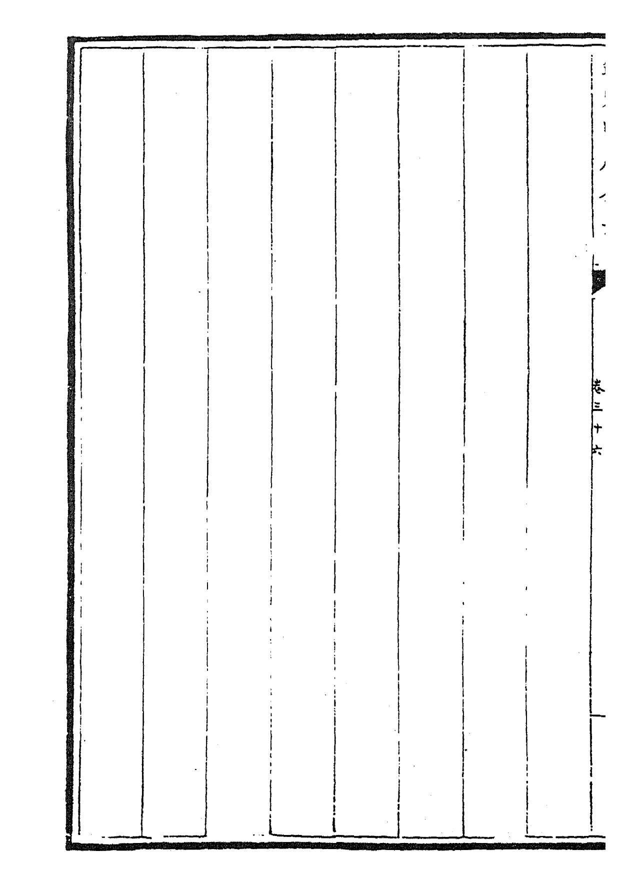
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
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
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
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
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
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名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
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
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

名悲夫

郃伯温曰眉山蘇明允先生嘉祐初游京師時王荆公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勸先生見荆公荆公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作辨姦一篇為荆公發也斯文出論者多以為不然雖其二子亦有嘻其甚矣之歎后十餘年荆公始得位為姦無一不如先生言者吕獻可中丞於熙寧初荆

公拜參知政事日力言其姦每指荆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司馬温公初亦以為不然至荆公虐民亂政温公乃深言於上不從不拜樞密副使以去又貽荆公三書甚苦冀荆公之或從也荆公不從乃絶之温公悵然曰吕獻可之先見余不及也若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獻可之前十餘年矣豈温公不見辨姦也耶獨張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載之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邪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

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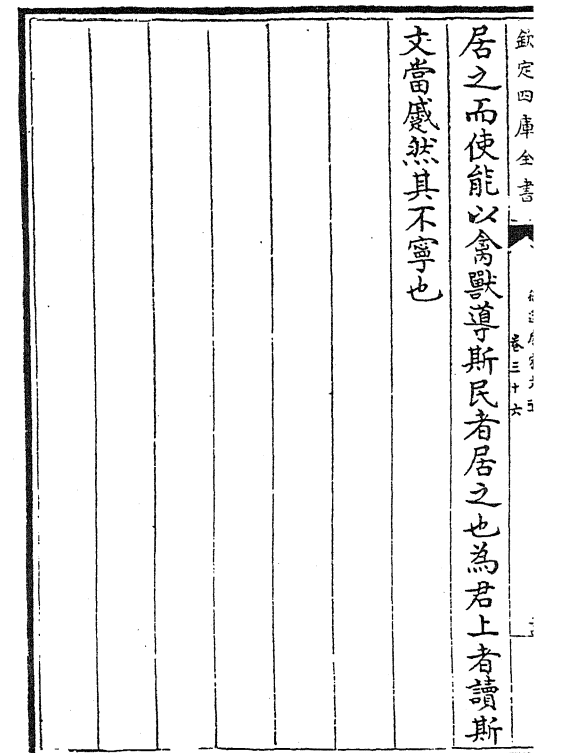
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恤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孫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

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揺動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子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内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子曰然乃記之

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飲食男女而人之類

不絕亦有飲食男女而人之性日湮以滅故樹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上下相承遠近相維凡以章志貞教使民不入於禽獸之路也貴於一鄉則一鄉化焉貴於一國則一國化焉貴於天下則天下化焉導之以聖賢而斯民日趨於聖賢矣導之以禽獸而斯民日趨於禽獸矣奈之何膺天位食天祿而不以聖賢導斯民而以禽獸導斯民也士大夫讀此文當戚然其不寧也奈之何天位天祿出於其口而不使能以聖賢導斯民者

聖祖御評
不屑屑治狀措而精果於豪



居之而使能以禽獸導斯民者居之也為君上者讀斯文當慼然其不寧也

述益州詞高潔光芒溢楮

# 張益州畫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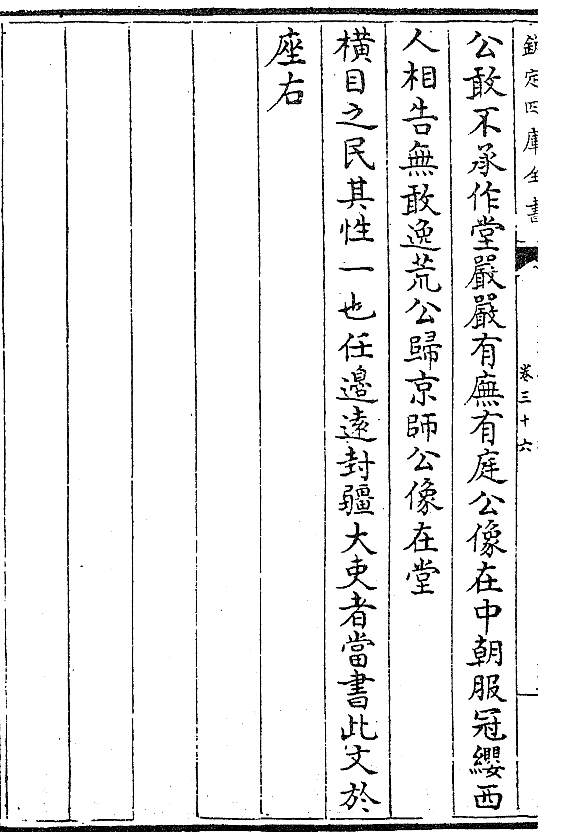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邉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兹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

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

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

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閒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冦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



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橫目之民其性一也任邉遠封疆大吏者當書此文於座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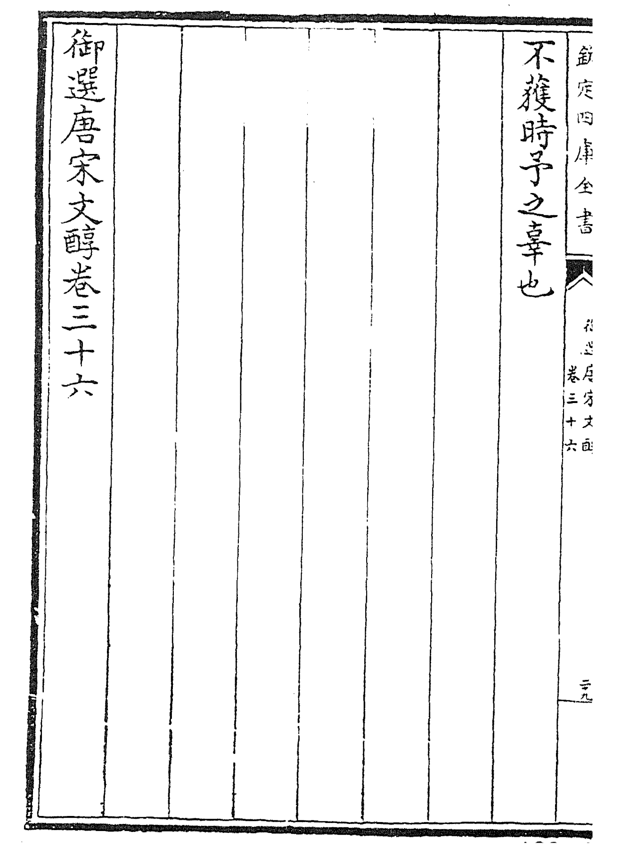
#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櫱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没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

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泥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

峰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
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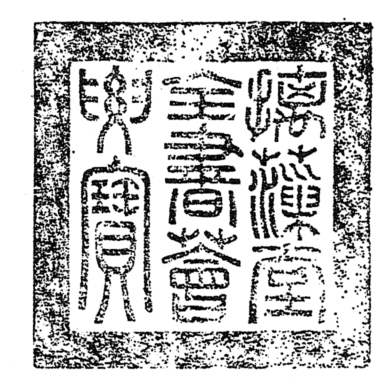
大凡物皆偶然是以大不偶然或貴或賤或壽或夭或遇或不遇皆偶然也然而既貴既賤既壽既夭既遇既不遇是亦大不偶然也君子曰是偶然者也所性不存焉故處畜而不以一毫挫於人處豐而不以一毫加於人也亦曰是大不偶然者也盡性之道在是焉故窮則獨善其身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也達則兼善天下一夫





不獲時予之辜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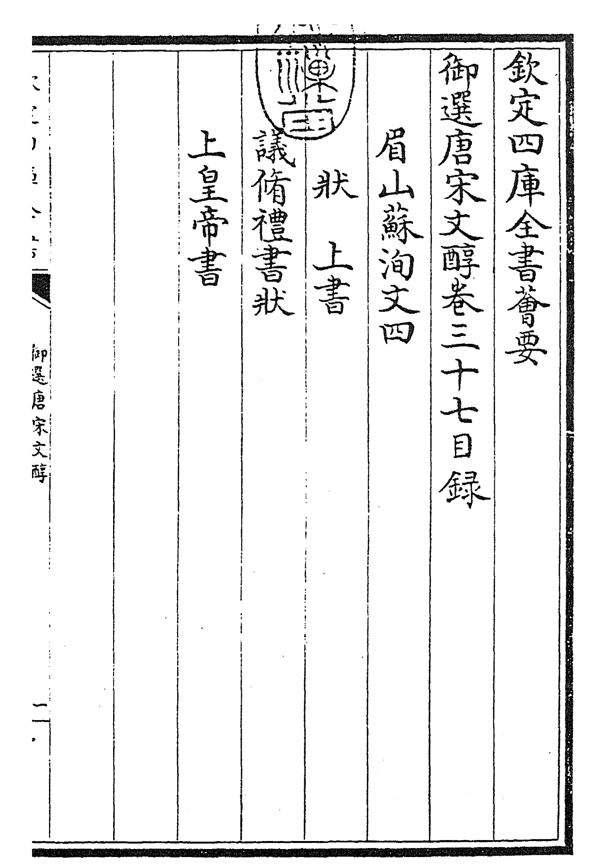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王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七 八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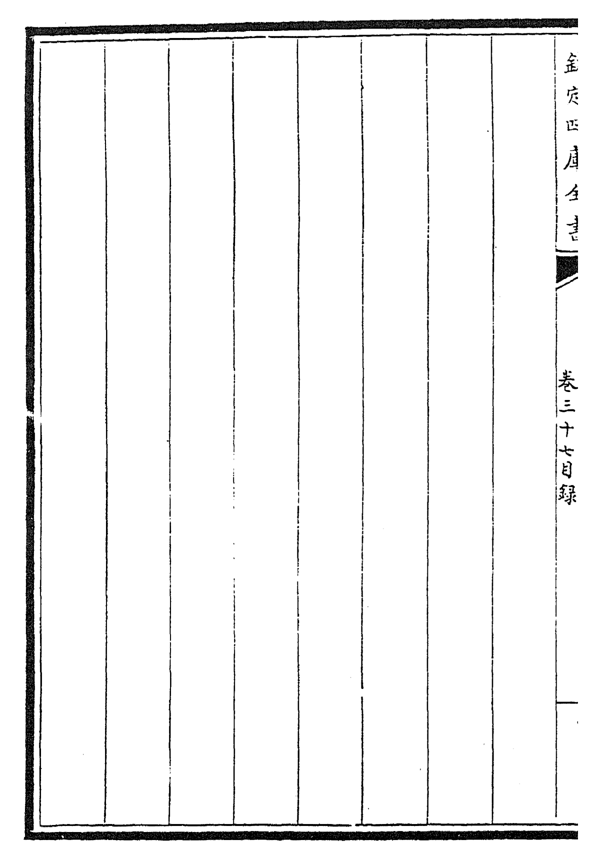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七目録

眉山蘇洵文四

狀　上書

議脩禮書狀

上皇帝書



祖御評
思深慮遠故能
為此嚴正之論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七

眉山蘇洵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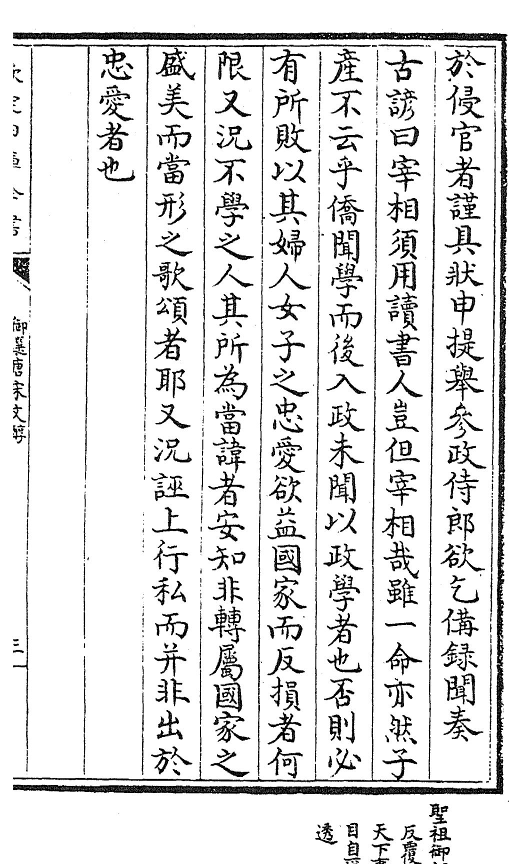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録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

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令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茍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牴牾齟齬

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

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没也其實猶不没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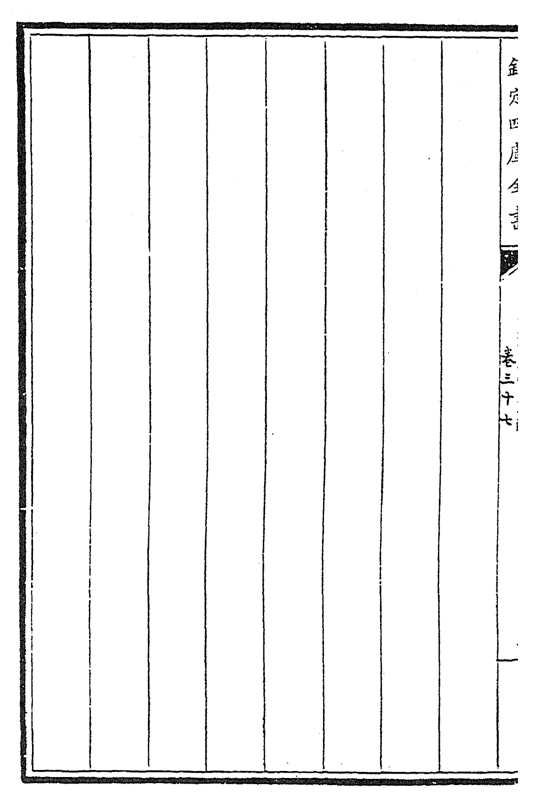




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参政侍郎欲乞備録聞奏

古諺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豈但宰相哉雖一命亦然子產不云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否則必有所敗以其婦人女子之忠愛欲益國家而反損者何限又況不學之人其所為當諱者安知非轉屬國家之盛美而當形之歌頌者耶又況誣上行私而并非出於忠愛者也

聖祖御
反覆
天下
目自
透



評
數千言於
爭辯然心
胸快切明

上皇帝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録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録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名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

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螒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强扶病戮力亦自知其踈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為千里而名臣者其意以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

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䟽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

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已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効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禄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

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録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令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泣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

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甞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甞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

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為已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葢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

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畧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禄必皆孝弟忠信脩絜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

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惟曰利而已

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惟其

能自脩飾而越録躐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强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来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絶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

然吏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

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惟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為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别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强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

剌多者為上以舉剌少者為中以無所舉剌者為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

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内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

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禄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惟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

位卑而禄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概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令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為姦此縣令之所以為難也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

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

曰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

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禄位

惟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

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

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

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陛下

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禄臣恐

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踈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録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隷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

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

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内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

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懽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為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凛凛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

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為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令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

此則雖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循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髙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髙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令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

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褰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

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覯以使令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其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大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摇足輙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辨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為鐏俎談燕之間

尚不能辨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
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為奉使宜有常人惟其可
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
强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
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
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
逃邪此臣又非獨為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
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

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趦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廪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為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為少

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葢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

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為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為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於陛下之朝無

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借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為

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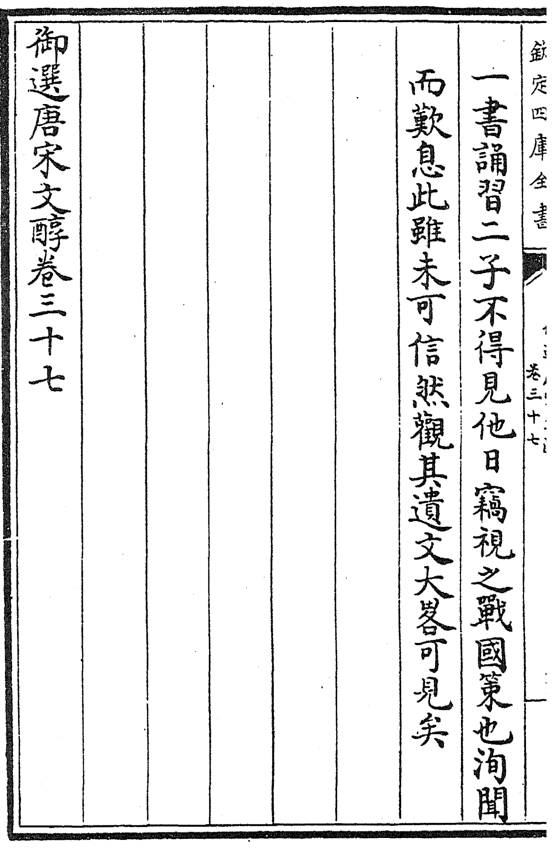
王甫等數人磔其屍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闈闥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絶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所

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篇畧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名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濶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濶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

所見且非陛下名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寛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書凡十條雖多就當時利病以為言而亦有耿然不磨可為萬世法戒者

葉適曰蘇洵自比賈誼曾鞏王安石皆畏其筆至以為過之歐陽氏比於荀卿則嘉祐後布衣特起名冠當時而高後世李覯王回豈敢望也或傳洵嘗自挾



一書誦習二子不得見他日竊視之戰國策也洵聞而歎息此雖未可信然觀其遺文大畧可見矣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七